

家庭因素对青少年阳光体育 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研究^①

刘 斌, 郭立亚

西南大学 体育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目的: 探讨家庭结构、时间约束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 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方法, 获取 1 723 个有效家庭调查资料, 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影响运动行为的关键路径. 结果: 1) 父母小孩共同参与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最为关键, 但父母小孩共同参与最受父母双亲目前运动行为的影响, 且这种影响与父母双亲年轻时的运动参与相关; 2) 就家庭成员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产生的间接或直接的影响中, 母亲的影响力都高于父亲; 3) 学龄儿童、老人数量、小孩数量及人口总量、就业状况、照看小孩及亲属时间等对父母的运动行为的影响中, 父亲似乎最受学龄儿童与人口总量等少数变量的影响, 而母亲受到的制约因素明显比父亲多, 她似乎更受学龄儿童、老人数量、照看小孩及亲属与家务劳动等方面的影响; 4) 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到运动设备购置、运动付费, 它们与运动认知、运动感受及父母情感支持等相互作用, 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共同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产生影响. 结论: 家庭结构和家庭的时间分配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影响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 结构路径分析结果对今后发展有效的家庭干预方案是适用的.

关 键 词: 家庭结构; 时间约束; 青少年; 运动参与

中图分类号: G80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68(2015)08-0149-08

运动有利于保持青少年正常体质量, 增强健康体适能, 并对预防青少年未来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危险因素的发生非常有益^[1-3]. 然而, 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 超过 60% 的世界人口没有从充足的体育活动中获得健康益处^[3,5]. 我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发起的全国亿万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 它要求青少年走向阳光、走向大自然, 每天锻炼一小时并在健身过程中至少掌握两项健身方法与技能. 为了完成阳光体育运动的基本目标, 促使青少年能有规律、自觉地参与体育运动, 迫切需要理清影响青少年有规律参与运动的有利及不利因素, 这就需要从青少年学习生活的环境即家庭、学校及社区入手.

家庭被认为是培养青少年运动参与的重要场所之一, 父母自身的运动参与及父母与小孩一起共同运动对青少年能起到明显的榜样与示范作用^[4-5]. 有研究认为: 父母通过陪伴孩子参与健身运动、训练及竞赛, 从精神(激励为主)与物质(训练经费与服装器材)两方面提供全力支持, 这对于培养孩子未来终身健康观非常关键; 并进一步指出青少年能对家庭环境中的某些暗示作出直接或间接的运动反应来调整自身能量平衡——如通过个人认知或思考, 作出有计划的运动反应(如减体质量计划等)^[6-9]. 然而, 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运动参与行为的研究成果, 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青少年的参与态度、动机及家庭经济等方面去进行探讨, 这些研究存在明显不足: 1) 缺少全面的家庭因素对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的影响研究;

① 收稿日期: 2014-11-18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统筹城乡背景下重庆市区(县)体育公共服务现状及对策研究》(2012YBSH043).

作者简介: 刘 斌(1968-), 男, 重庆梁平人, 硕士,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体育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2) 缺少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量化研究. 本课题将从家庭人口因素、家庭支持及时间约束等角度入手, 全面揭示家庭因素对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 从而为未来发展更有效的家庭干预方案提供重要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借重庆市中小学体育教师国培计划在我院开讲之机, 课题组负责人对前来参加培训的各区县教师基本情况摸底, 然后将问卷分发给相关老师, 再由老师交给相关班级学生, 由学生带回家交于父母填写. 共发放问卷 2 100 份, 实际收回 1 851 份, 回收率 88%, 剔除无效问卷 128 份, 最终获得有效卷 1 723 份. 样本遍布 11 个区县, 以其中一半样本数据作为结构模型构建之用, 另一半数据用于对所建模型进行验证.

1.2 家庭人员称呼及解释

本研究按核心家庭^[6]——由丈夫、妻子及其子女两代人所组成的家庭为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 丈夫、妻子被称之为父母双亲, 而子女(含被调查者本人)称兄弟姐妹, 丈夫、妻子的父母及祖父母不论年龄多大统一纳入家庭老人计数范围, 家庭小孩年龄小于 6 岁, 则归为学龄儿童, 据此统计家庭人口总量、老人数量、小孩数量及有无学龄儿童.

1.3 问卷设计

根据研究需要, 问卷内容主要含 4 个方面: 即学生的个人信息、学生本人及家庭成员体育活动具体信息、青少年个人的运动认知与运动感受量表(单向维度)^[10-11]及父母双亲的相关信息(如就业、工作时间、照看小孩及亲属时间、家务耗时等).

1.4 问卷效度与信度

问卷终稿形成后, 聘请 12 位国内学校体育学领域专家对问卷效度进行打分评价(按百分制), 每道题平均得分超过 87.7 分, 说明效度尚可; 采用重测法验证信度, 两份问卷的两次测试时间间隔 15 天, 回答一致性较高, 可靠性系数均值达 0.841.

1.5 问卷发放与回收

1.6 数理统计法

结合使用 SPSS13.0 与 Amos17.0 对多变量间的路径模型进行构建与验证, 采纳 ML(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即最大似然法对 4 个路径模型原始数据矩阵进行验证, 以拟合指数为依据, 卡方值 X^2/DF 值若接近于 1, 说明协方差矩阵的相似程度越大, 模型拟合越好. 此外, 研究还选取了 AGFI(调整后适配指数)、GFI(拟合优度指数)、RMSEA(近似误差的均方根)等指标进一步对路径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行评估; 一般地, AGFI、GFI 的值大于 0.9, 越接近于 1 越好, RMSEA 的值最好在 0.08 以下, 越接近于 0 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 全部变量的显著水平确定为 $\alpha=0.05$.

2 研究结果

本研究“运动参与界定”, 因目前没有统一说法, 只能归纳几种主要定义: ① 相对宽松的规范, 认为运动参与与意旨日常工作时间之外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一切活动, 包括园庭花草修剪、公园散步、骑自行车、遛狗等, 探讨一般性的运动参与基本上都采用这种定义; ② 对运动参与有明确地指向性——不仅包括活动的内容, 而且含运动参与的频次、持续时间、运动强度等; ③ 将运动参与定义为最近四周一直都进行着的身体活动; ④ 将运动参与描绘成在过去两周一直从事的运动, 但排除运动的频次, 却必含运动持续时间; ⑤ 将运动参与定义为过去一个星期(或在过去的 28 天中至少有 4 天), 即至少保证运动频次为 1 次/周, 每次运动时间不小于 30 min.

基于上述学者的观点, 本研究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变量设置为 4 点式问卷: A、你过去两周内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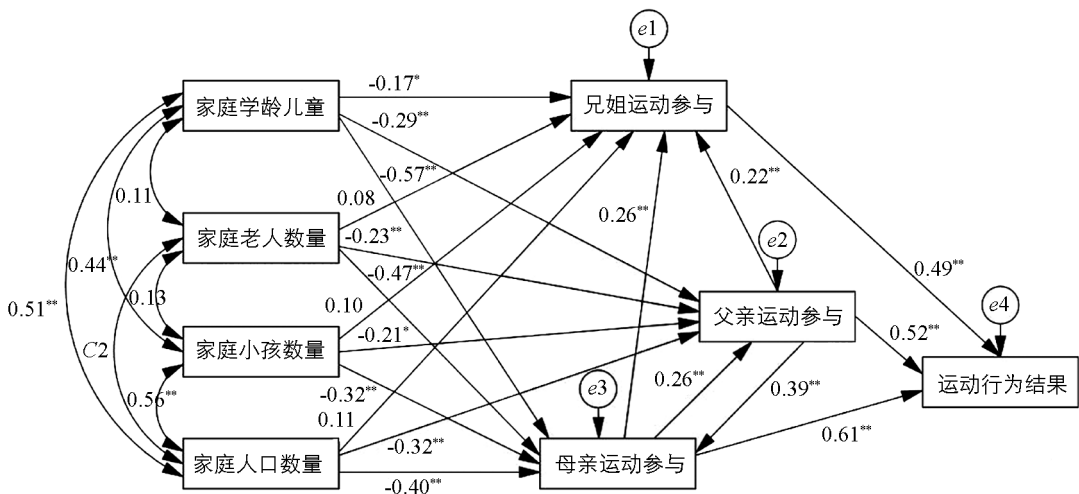
周是否从事体育活动至少 3 次以上, 每次运动时间不少于 60 min(“规律运动者”); B、你过去两周每周是否从事体育活动大于 1 次而小于或等于 3 次, 每次活动时间不少于 45 min(“偶尔运动者”); C、你过去两周每周是否能确保 1 次体育活动, 活动时间不定(“无规律运动者”); D、你过去两周是否没有进行任何体育活动(“不运动者”). 本次调查所指的去两周学生活动频次及时间不含学生在校期间所上的体育课.

2.1 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影响分析

2.1.1 家庭人口因素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

1) 在图 1 结构模型中, $p=0.11>0.05$, $X^2/DF=1.525$, 基本达到了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 $RMSEA$, $AGFI$, GFI 等参数值依次为 0.045, 0.971, 0.975, 均达到了可接受的标准, 表明模型与调研获得数据拟合良好, 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2) 含 4 条主要路径结构. ① 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 $=0.49^{**}\times$ 兄弟姐妹运动参与 $+0.52^{**}\times$ 父亲运动参与 $+0.61^{**}\times$ 母亲运动参与. 显然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直接受家庭兄弟姐妹及父母双亲的目前运动参与行为的影响, 3 个路径标准化系数均为正, 说明其影响作用是正向效应, 系数绝对值大小显示母亲影响作用高于父亲, 而父亲的作用高于兄弟姐妹. ② 父亲运动参与 $=-0.29^{**}\times$ 家庭学龄儿童 $-0.23^{**}\times$ 家庭老人数量 $-0.21^{**}\times$ 家庭小孩数量 $-0.32^{**}\times$ 家庭人口数量 $+0.26^{**}\times$ 母亲运动参与, 这条路径图表明, 家庭是否拥有学龄儿童(<6 岁)、老人数量、小孩子数量及人口总量对父亲运动参与产生负面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负), 而母亲运动参与对父亲的参与起着正向影响, 且表现为家庭人口对父亲运动参与影响最大, 其次是家庭是否拥有学龄儿童. ③ 母亲运动参与 $=-0.57^{**}\times$ 家庭学龄儿童 $-0.47^{**}\times$ 家庭老人数量 $-0.32^{**}\times$ 家庭小孩数量 $-0.40^{**}\times$ 家庭人口数量 $+0.39^{**}\times$ 父亲运动参与; 同样地, 母亲的运动参与受家庭学龄儿童(有无)、老人数量、小孩子数量及人口总量的负面影响, 受到父亲运动参与的有利影响, 表现为家庭是否有学龄儿童是影响母亲运动参与的最大障碍. ④ 兄弟姐妹运动参与 $=-0.17^{**}\times$ 家庭学龄儿童 $+0.08\times$ 家庭老人数量 $+0.10\times$ 家庭小孩数量 $+0.11\times$ 家庭人口数量 $+0.26^{**}\times$ 母亲运动参与 $+0.22^{**}\times$ 父亲运动参与. 显然, 家庭兄弟姐妹运动参与只受家庭学龄儿童及父母双亲的运动参与影响, 其中母亲的作用(0.26^{**})大于父亲的作用(0.22^{**}).



其中卡方值 $X^2=3.05$, $p=0.11$, $DF=2$; $RMSEA=0.045$, $AGFI=0.971$, $GFI=0.975$. 表明假设因果模型与样本数据适配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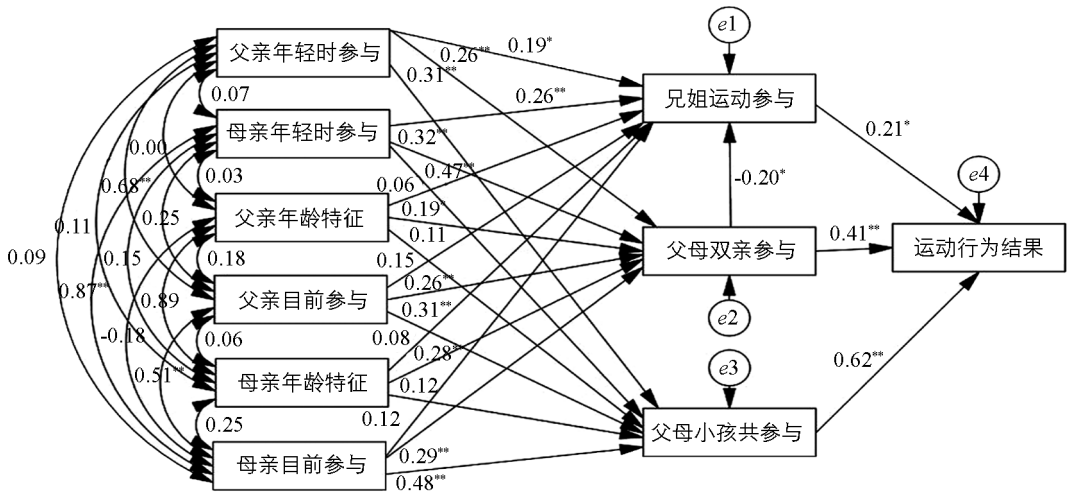
图 1 家庭人口结构对青少年运动参与的影响路径结构模型

2.1.2 父母榜样作用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

1) 在图 2 结构模型中, $p=0.17>0.05$, $X^2/DF=0.89$, 基本达到了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 $RMSEA$, $AGFI$, GFI 参数值(0.044, 0.982, 0.951)均达到了可接受的标准, 表明模型与调研获得数据拟合良好, 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2) 含 4 条重要路径. ① 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 $=0.21^{**}\times$ 兄弟姐妹运动参与 $+0.41^{**}\times$ 父母双亲共参与 $+$

$0.62^{**} \times$ 父母小孩共参与; 显然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直接受兄弟姐妹、父母双亲及父母与小孩共同参与的影响, 这些影响作用表现为: 父母与小孩共同参与对青少年行为结果影响最大. ② 父母双亲参与 $= 0.26^{**} \times$ 父亲年轻时参与 $+ 0.32^{**} \times$ 母亲年轻时参与 $+ 0.19^{*} \times$ 父亲年龄特征 $+ 0.26^{**} \times$ 父亲目前参与 $+ 0.28^{**} \times$ 母亲年龄特征 $+ 0.29^{**} \times$ 母亲目前参与; 可见父、母双亲年轻时的运动参与对婚后夫妇共同参与有显著正向效应, 其中母亲年轻时的参与影响作用高于父亲. ③ 兄姐运动参与 $= 0.19^{*} \times$ 父亲年轻时参与 $+ 0.26^{**} \times$ 母亲年轻时参与 $+ 0.06 \times$ 父亲年龄特征 $+ 0.15 \times$ 父亲目前参与 $+ 0.08 \times$ 母亲年龄特征 $+ 0.12 \times$ 母亲目前参与; 可见, 兄弟姐妹的运动参与受父、母年轻时运动参与的影响, 其中母亲年轻时的影响高于父亲. ④ 父母小孩共同参与 $= 0.31^{**} \times$ 父亲年轻时参与 $+ 0.47^{**} \times$ 母亲年轻时参与 $+ 0.11 \times$ 父亲年龄特征 $+ 0.31^{**} \times$ 父亲目前参与 $+ 0.12 \times$ 母亲年龄特征 $+ 0.48^{**} \times$ 母亲目前参与. 可见, 父母小孩共同参与受到父母双亲年轻时运动参与的影响, 其中母亲的影响高于父亲; 此外, 父母目前的参与行为亦对父母小孩共同参与产生积极的正向效应, 表现为母亲的目前参与行为影响高于父亲 ($0.48^{**} > 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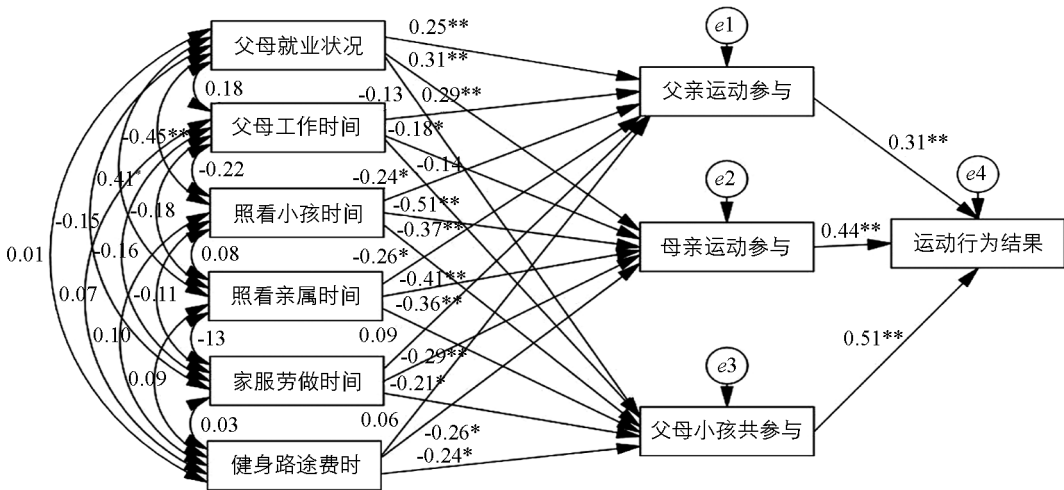
卡方值 $X^2 = 2.66$, $p = 0.17$, $df = 3$; $RMSEA = 0.044$, $AGFI = 0.982$, $GFI = 0.951$. 说明假设因果模型与样本数据适配较好.

图 2 父母运动榜样作用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路径结构

2.1.3 时间约束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

1) 在图 3 结构模型中, $p = 0.544 > 0.05$, $X^2/DF = 0.353$, 达到了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 $RMSEA$, $AGFI$, GFI 参数值 (0.002, 0.947, 0.989) 均达到了可接受的标准, 表明模型与调研获得数据拟合良好, 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2) 有 4 条重要路径. ① 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 $= 0.21^{**} \times$ 兄姐运动参与 $+ 0.41^{**} \times$ 父母双亲共参与 $+ 0.51^{**} \times$ 父母小孩共参与. 显然, 对青少年行为结果影响中, 父母小孩共同参与最为关键. ② 父亲运动参与 $= 0.25^{**} \times$ 父母就业状况 $- 0.13 \times$ 父母工作时间 $- 0.24^{**} \times$ 照看小孩时间 $- 0.26^{**} \times$ 照看亲属时间 $+ 0.09 \times$ 家服劳作时间 $+ 0.06 \times$ 健身路途费时. 可见, 父亲目前运动参与受到夫妻就业状况、照看小孩时间及照看亲属时间等 3 方面的影响, 而与夫妇工作时间、家务劳作时间及健身路途费时无关. ③ 母亲运动参与 $= 0.31^{**} \times$ 父母就业状况 $- 0.18^{*} \times$ 父母工作时间 $- 0.51^{**} \times$ 照看小孩时间 $- 0.41^{**} \times$ 照看亲属时间 $- 0.29^{**} \times$ 家服劳作时间 $- 0.26^{**} \times$ 健身路途费时. 可见, 就时间约束而言, 母亲的运动参与受到的影响因素明显比父亲多, 其中夫妇就业状况会产生正向效应, 而夫妇工作时间、照看小孩时间、照看亲属时间、家庭劳务时间及健身路途费时均产生显著负面效应. ④ 父母小孩共同参与 $= 0.29^{**} \times$ 父母就业状况 $- 0.14 \times$ 父母工作时间 $- 0.37^{**} \times$ 照看小孩时间 $- 0.36^{**} \times$ 照看亲属时间 $- 0.21^{**} \times$ 家服劳作时间 $- 0.24^{**} \times$ 健身路途费时. 显然, 就时间约束而言, 父母的就业状况对父母小孩共同参与有正向效应, 而父母工作时间、照看小孩时间、照看亲属时间、家庭劳务时间及健身路途费时均产生显著负面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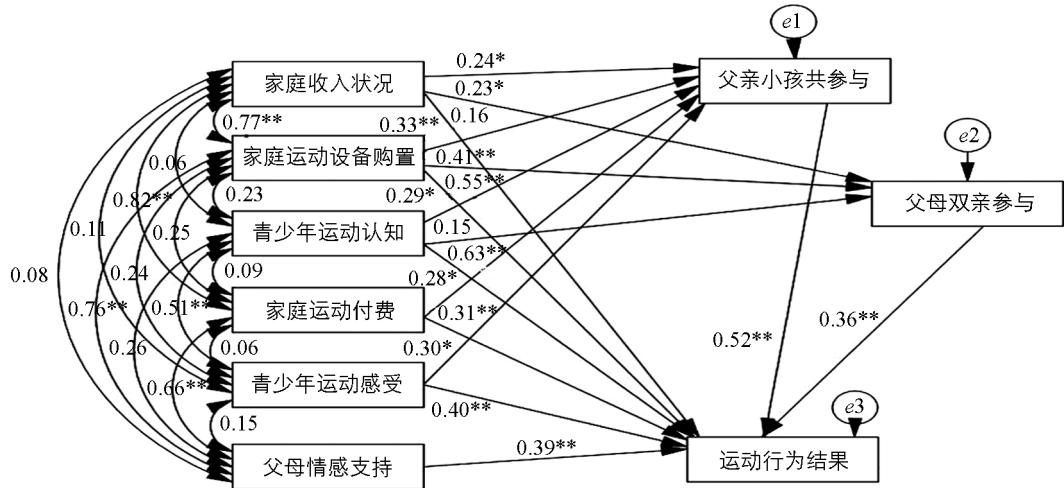
卡方值 $X^2=1.06$, $p=0.544$, $df=3$; $RMSEA=0.002$, $AGFI=0.947$, $GFI=0.989$. 假设因果模型与样本数据适配较好.

图 3 家庭时间约束对青少年运动参与影响的路径结构

2.1.4 家庭支持与认知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影响

1) 在图 4 结构模型中, $p=0.116>0.05$, $X^2/DF=0.925$, 达到了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 $RMSEA$, $AGFI$, GFI 参数值(0.066,0.988,0.978)均达到了可接受的标准, 表明模型与调研获得数据拟合良好, 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2) 有 3 条主要路径. ① 青少年行为结果= $0.36^{**} \times$ 父母双亲参与+ $0.52^{**} \times$ 父母小孩共参与+ $0.16 \times$ 家庭收入情况+ $0.55^{**} \times$ 家庭运动设备购置+ $0.63^{**} \times$ 青少年运动认知+ $0.31^{**} \times$ 家庭运动付费+ $0.40^{**} \times$ 青少年运动感受+ $0.39^{**} \times$ 父母情感支持. 显然, 从家庭支持视角看, 影响青少年行为结果的因素较多, 从引入路径模型中的 8 大因素看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其中排前 3 位的依次是青少年运动认知、家庭运动设备、父母小孩共同参与. ② 父母小孩共参与= $0.24^{*} \times$ 家庭收入情况+ $0.33^{**} \times$ 家庭运动设备购置+ $0.29^{**} \times$ 青少年运动认知+ $0.28^{**} \times$ 家庭运动付费+ $0.30^{**} \times$ 青少年运动感受. 可见, 家庭运动设备对父母小孩共参与影响作用最大, 其它依次为青少年运动感受、运动认知及家庭收入. ③ 父母双亲参与= $0.23^{*} \times$ 家庭收入情况+ $0.41^{**} \times$ 家庭运动设备购置+ $0.15 \times$ 青少年运动认知. 显然, 影响父母双亲参与的主要因素是家庭运动设备, 其次是家庭收入, 而与青少年认知无关.



其中卡方值 $X^2=1.85$, $p=0.116$, $df=2$; $RMSEA=0.066$, $AGFI=0.988$, $GFI=0.978$. 假设因果模型结构与样本数据基本适配.

图 4 家庭经济、父母支持及运动认知对青少年运动参与的影响路径结构

3 分析与讨论

3.1 从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直接影响因素看

众所周知,个体自幼在家庭中,通过师从父母或兄弟姐妹掌握有关健身方法,长大后自然也承袭着同样的运动模式.陈秋如^[12]研究认为:家庭体育活动是父母与孩子一起度过自由时间或从事游戏活动,并认为唯有如此理解才能对家庭生活与成员凝聚力有所助益.本研究发现: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直接影响因素中存在 5 个重要的正向效应.一是“父母与小孩共同参与”的影响力最大,这与 Agalte & Poff 的理论预期趋于一致^[13],该研究认为:“父母与小孩共同参与”可能是一种基于家庭期望与责任角色所决定的义务活动,通过参与运动互动,有利于增加家庭成员间的沟通、改善生活品质及提升家庭成员间的凝聚力,从而大大促进青少年健康习惯的养成;二是“父母双亲运动参与”的影响力位列第 2 位,但有趣的是,父母双亲的运动参与受父亲年轻时参与、母亲年轻时参与、父亲目前参与、母亲目前参与、父亲年龄特征、母亲年龄特征等多方因素制约,无论是父母双方年轻时、还是目前以及现在的年龄状况如何,均表现出母亲的影响力高于父亲,这个发现与青少年与双亲情感关系的研究报道相符^[14-15];影响力分列第 3 至第 5 位的依次为“母亲运动参与”、“父亲运动参与”及“兄弟姐妹运动参与”.显然,这“三个参与”所带给青少年的潜移默化作用是巨大的,正如 Altergott & McCreedy 研究指出^[16]:一个家庭中,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亦或是父母双亲运动参与行为定会影响到家庭运动投入,从而无形中触发孩子的运动动机.

此外,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还有青少年运动认知、家庭运动设备购置、家庭运动付费、青少年运动感受及父母情感支持.这些影响因素中,青少年的运动认知最为重要(路径系数 0.63**),其次是家庭运动设备购置(0.55**),而余下的 3 个因素中,青少年运动感受与青少年运动认知高度相关($r=0.51^{**}$),父母情感支持分别与家庭运动设备购置及家庭运动付费高度相关($r=0.76^{**}$ 与 $r=0.66^{**}$).显然,青少年的运动认知是建立在对健康知识、运动知识与技能基础上的,这些知识除了一部分从学校老师的传授中获取外,余下的绝大多数信息来自于家庭父母的教诲.

3.2 从家庭人口及时间约束看

首先,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其自身目前运动参与均受到家庭是否有学龄儿童(年龄 <6 岁)、老人数量、小孩数量、人口总量的负面影响作用,其中有 4 种因素对母亲的参与影响力都高于对父亲,这点也和相关研究文献内容相吻合^[17]:即双亲家庭比单亲家庭中青少年有更高的机率成为“规律运动者”,家庭老人及小孩数量越少的家庭,青少年拥有更高的机率成为“规律运动者”,故家庭老年人及小孩数量的增多会使父母运动参与概率大大降低.

其次,家庭人口数量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从而影响到可用于支配的运动消费.图 4 中显示,虽然家庭收入状况(均月收入)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未能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但家庭收入却影响到父母双亲的运动参与,而且家庭收入与家庭运动付费($r=0.82^{**}$)及家庭运动设备购置($r=0.77^{**}$)高度相关,而后者却对青少年的运动行为结果产生积极的正向效应.

最后,本研究发现:父、母双方目前的就业状况、照看小孩时间及照看亲属时间无论是对父亲还是母亲,其运动参与都受到的负面影响,且表现为对母亲的负面影响大于父亲;另一方面,母亲的运动参与还受到双方工作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及健身路途耗时的负面影响,但父亲的运动参与却似乎与这三方面无关,这个结果可能反映出一个重要信号,目前的西部地区家庭中,妇女在对孩子、老人关怀及家务劳动等方面可能要承担得比男性更多的责任,这与国外一些相关的家庭关系研究结论存在一些矛盾^[19].

4 结 论

1) 母亲运动参与、父亲运动参与及兄弟姐妹的运动参与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效应;而父、母运动参与均受到家庭学龄儿童、老人数量、小孩数量及人口总量的负面影响,其中对父亲而

言,影响最大的是家庭人口,其次是家庭是否拥有学龄儿童,而对母亲而言,影响最大的是家庭是否有学龄儿童,其次是家庭老人数量,兄弟姐妹运动参与与家庭人口总量、老年人数量及小孩数量无关。

2) 在父母小孩共参与、父母双亲共参与及兄弟姐妹运动参与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的直接正向影响中,父母小孩共参与最为重要,而父母小孩共同参与似乎更受父、母双亲年轻时运动参与的影响,且表现为母亲的影响高于父亲,父母双亲参与除了更受母亲年轻时运动参与的影响外,也似乎更受母亲年龄的影响,而兄弟姐妹的运动参与除受父、母年轻时运动参与的影响外,与父母目前运动参与及年龄特征无关。

3) 从时间约束看:父亲目前运动参与受到夫妻就业状况、照看小孩时间及照看亲属时间等三方面的影响,而与夫妇工作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及健身路途费时无关,但母亲的运动参与受到的影响因素明显比父亲多,她似乎受到上述6个方面的制约;父母的就业状况对父母小孩共同参与有正向效应,而父母工作时间、照看小孩时间、照看亲属时间、家庭劳务时间及健身路途费时均产生显著负面效应。

4) 家庭收入状况、运动设备购置、运动付费、运动认知、运动感受及父母情感支持均对青少年运动行为结果产生直接的正向效应;其中家庭收入与家庭运动设备购置、青少年运动认知与运动感受、家庭运动设备购置与父母情感支持及家庭运动付费与父母情感支持高度正相关;6个因素除了直接的影响作用外,还有部分通过影响父母小孩及父母双亲的运动参加,从而间接影响青少年的运动行为结果。

参考文献:

- [1] 代毅,许传明,刘英.运动与饮食干预对肥胖女性减肥效果评价[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08,27(6):715—718.
- [2] 张建华.美国最佳体适能教育计划及其对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启示[J].体育与科学,2001,23(1):68—69.
- [3] FROBERG K, ANDERSEN L B. Physical Activity and Fitness and Its Relations to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Factors in Children [J]. Int J Obes, 2005, 29(4): 34—39.
- [4] TOFTEGARD STOCKEL J, NIELSEN G A, IBSEN B, et al. Parental, Socio and Cultur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s' Sports Participation in Four Danish Municipalities [J]. Scand J Med Sci Sports, 2011, 21(6): 606—611.
- [5] CLELAND V, TIMPERIO A, SALMON J, et 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Family Physical Activity Environment and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Youth [J]. Am J Health Prom 2011, 25(4): 159—167.
- [6]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J].礼会学研究,2011,35(2):182—216.
- [7] CLEAND V, TIMPERIO A, SALMON J, et al. Predictors of Time Spent Outdoors Among Children 5-Year Longitudinal Findings [J]. J Epidemiol Comm Health, 2010, 64(6): 400—406.
- [8] JAGO R, DAVISON K K, BROCKMAN R, et al. Parenting Styles,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10 to 11-Year Olds [J]. Prev Med, 2011, 52(5): 44—47.
- [9] VAN DER HORST K, OENEMA A, TE VELDE S J, et al. Do Individual Cognitions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of Socio-Cultural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with Adolescents Sports Participation [J]. Pub Health Nutr, 2010, 1392: 1746—1754.
- [10] LESLIE E, CERIN E, GORE C J, et al. Gender, Age and Educational-Attainment Differences in Australian Adults' Participation in Vigorous Sporting and Fitness Activities [J]. J Phys Act Heal, 2004, 1(4): 377—388.
- [11] HUMPHREYS B R, RUSESKEI J E.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Activity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on Parks and Recreation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7, 25(4): 538—552.
- [12] 陈秋如.高雄县国小学童家庭休闲参与、休闲满意度与亲子关系之相关研究[D].高雄: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亲职教育研究所,2008,32(5):26—45.
- [13] AGATE S T, POFF R. Family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Family Life [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9, 41(2): 205—223.
- [14] ASLAN N. An Examination of Family Leisure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Among Traditional Turkish Families [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9, 41(2): 157—176.
- [15] 杨娟,齐铭铭,关丽丽,等.中国文化下自尊与心理性应激的关系:社会认可需求的中介效应[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5(8):173—176.

- [16] ALTERGOTT K, MCCREEDY C C. Gender and Family Status Across the Life Course: Constraints on Five Type of Leisure [J]. *Society and Leisure*, 1993, 16(5): 151—180.
- [17] DOWNWARD P. Exploring the Economic Choice to Participate in Sport: Results from the 2002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J]. *Int Rev Appl Econ*, 2007, 21(5): 633—653.
- [18] FARRELL L, SHIELDS M A. Investigating the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Sporting Participation in England [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2002, 165(2): 335—348.

The Effect of Family Factors on the Results of Juvenile Sunshine Sports Behavior

LIU Bin, GUO Li-ya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Purpose: To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time constraint on the behavior of sports activities in younger people. Method: The sample size contained 2016 families by randomly stratified sampling, and the effect on the key factors of sports behaviors were explored by a structured equation model. Results: 1)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sports behaviors was teenagers'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with their parents, and this joint participation was affected by the parents' sports behaviors, which, in turn,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parents' sports behaviors in their younger period. 2) The mother was found to be more important in the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 on sports behaviors among family members than the father. 3) Among the factors of school-age children,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number of children, total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employment status and the time of caring for children and relations, the school-age children and total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were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father's sports behavior.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other's sports behaviors seemed more complicated, the major factors being school-age children,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the time of caring for children and relations and housework. 4) The purchase of sports equipment and sports pay were affected by family economic status, which, interacting with the exercise cognition, sports perception and parents' emo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xerted its influence on the sports behaviors of younger people. Conclusion: The interaction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time arrangement of family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fluences the sports behaviors of younger people. Structured path analysis is a practical and useful metho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intervention program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family structure; time constraint; teenager; sports participation

责任编辑 汤振金

